

文學賞鑑論叢

傅庚生著



文學賞鑑論叢

傅庚生著

东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西安

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7\frac{3}{16}$ ·插页3·字122,100

1963年8月第1版·196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定价: (7) 六角九分

统一书号: 10147·197

前 言

自从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后，祖国的文艺界和学术界呈現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我既临淵有羨魚之情，就很想退而結网，也盼望着能够貢其微勤于当代的文化事业。偶然想起近年来在各处发表过的一些不成熟的文章，就中有关文学欣賞的占大多数，对初学者容或有涓埃之助。把它印成一本小册子，供讀者們偶而翻一翻，或者自己潤色修改时，都比較方便；另外，也想通过它再仰承一些明达之誨，就决定把它刊行了。

在学习文学的过程中，笔者因为独学无友，孤陋寡聞，曾經走过許多弯路。解放后，初步地学习了毛澤东文艺思想，才在面前延展出一条前进的康庄大道。十几年来，倘有寸进，都是党和毛主席之所賜。尽管我这里是溪旁籬側的小草花，也不会忘怀于日暈月华的凝輝万里，春風化雨的潤物无声。

我半生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习，学乏师承，耕耘多而收获少。虽也雅好执笔学为文章，其实是未窺作者之域。解

放后，陸續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在文学的源与流、普及和
提高的关系、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对古代文化的批判与繼承
和如何借鉴古人等問題上，都漸次有些粗淺的認識。但
既未能融会貫通，偶或发为議論，仍旧不免于方柄而圓凿，
或捉衿而肘見。只有秉持着“虽复一簣，进吾往也”的惓誠，
繼續学习，繼續努力罢了。

回顧起来，个人的进步是很迂緩的。二十年前，我曾經
写过一本《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取陶詩“奇文共欣賞”之义，
意在畀予初学古典文学的人以一个入門之阶。当时却是用
文言写的，並沒有对准口径。随后想再做些专题性的探討，
就在当时几种期刊上次第发表过近二十篇文章，准备結集
起来，补前书之所未及。解放后，檢閱旧稿，很显明地看出
它們所体现的主观色彩太濃厚了，衡文的标准又沒有跳出
儒家的“思无邪”、“义与道”、“兴观群怨”和“溫柔敦厚”的圈
子，仍然一切折衷于孔子，有很大的盲目性。尽管敝帚自
珍，也不得不舍弃它了。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里教导我們：“討
論問題，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必須能使人民
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又說：“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
式，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
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
了。”这些原則性的指示，对我們說来，不啻耳提面命。我必

須益自淬礪，破舊立新。

近年來寫下的這些，就着重於通今古之邨，在古為今用上多付考慮，不再一凭主觀地欣其所欣，賞其所賞。為了側重於批判繼承的鑒別和對文學遺產的借鑒，遂把向日的“欣賞”改為今天的“賞鑒”。方求有的放矢，力避玄虛晦澀，雖還不能深入，總要做到淺出；表現的形式也比過去朴素些，簡練些。

早年讀古典的詩文論評諸書，頗醉心於這些自辟蹊徑的方法：“恢萬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為津”（陸機《文賦》）；“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劉勰《文心雕龍》）；“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鍾嶸《詩品》）；“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自家閉門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籬壁，拾人涕唾得來者”（嚴羽《滄浪詩話》）。但在自己卻又悔在晚學，發憤已遲，聞見疏陋，不足以起其文。因此常常冥搜苦想，盼能探驪得珠；既不想用別人的殘杯冷炙，也不願嚼飯再去餵人。這樣，動筆就困難了。

古今的作家，多半又是“鴛鴦綉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元好問詩句）的，愈是好的作品，愈是天衣無縫；不尋釋它的針綫之迹，又無從辨識針黹之功。它既如羚羊掛角，無迹可求；你一定又要說出一個所以然來，談何容易？倘把這些臆解說得凌虛或模稜，難免治絲而棼；一落言筌，著了

痕迹，又会显得痴肥，拖泥带水。两害权其轻，只好避其深蹟，唯务浅明，接触的材料，也汰其僻远；卑之无甚高論，只求它能对初学的人有些許的帮助，就算达到目的了。

因此，这本小书里所纂集的文章，属于即兴偶成的习作居多，独抒心得的議論愧少。其格虽低，差堪自慰者却是不曾僦屋而居，沒有走他人的熟門熟路；虽說不見驍騰万里之势，却也未尝局促如轅下之駒。对讀者敢献芹曝，也只凭这一瓣心香而已。

这二十几篇文字，有文而后有題的，約居半数；限題作文的，与此相埒。其中有四篇是紀念性的文章，两篇是座談会上的发言稿又經過改写的，三篇是广播电台用过的稿子；这些文字，各适物宜，或浅或深，就不能期其一律了。还有三篇属于討論性質的文稿，是在我的几篇文章发表后，有的同志提出质疑，因而写下的；还有待于繼續討論，遂亦編入。最后的三篇是解放前的旧作，因为較偏于常識性的介紹，对今天的讀者也許还有些用处，經過修改，也附諸卷末。这二十几篇长短不齐的文章，好比丛生的灌木，枿杈縱横，一眼望过去，就沒有可以为棟为梁的成材，名之为“論丛”，从这一景象說，却也吻合无間。

这些文章在前些时发表过后，偶而也承报章杂志的編者們鼓励我說，在讀者群中尚有較好的反应。我觉得这只能說是近年来一般青年讀者的学习热情高漲，往往逢书輒

讀；尤其是对于古典文学的学习說来，是“飢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飲”的緣故。但也还是这些偶有的反应，鼓起我汇纂这本小册子的勇气。

刘彦和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这是生长在封建社会里的文人很容易得到共鳴的慨叹。今天在人民的世紀里，逢其知音，已不是千載其一，反而不止是一載其千了。澆花鋤草的人愈多，園林也会愈茂密。連我这“朱雀桥边野草花”也分領了一些滋潤与修剪之劳。由广泛的群众性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这是疇昔著书立說之士所企求不到的支持力量。从此更可以体会到双百方針的正确与偉大，以及科学文化事业必須与群众相結合的深远意义；敢不益自惕励，以期来日能做出較大較多的貢獻。

在党的文艺政策和毛澤东文艺思想的光輝甄陶熏沐之下，我准备着竭尽駑鈍，全力以赴。虔誠地佇望着方家同志們对这几篇不成熟的作品提出批評意見，以利修改，并鞭策着笔者前进。将承明誨，其情同奔泉渴鹿，于志亦快慰平生！

本书出版前，已承东風文艺出版社編輯同志提出若干修改意見，深中肯綮，有如刮垢磨光；附书以志謝意。

傅庚生 1962年10月写于西北大学

目次

前 言	1
沉郁的風格・閎美的詩篇	1
探杜詩之琛寶・曠百世而知音	14
十載長安・千秋偉績	25
雁塔題詩萬古雄	38
試再論杜甫的《擣衣》	41
試再申論“飯山”和“閒骨”	49
說唐詩的醇美	56
試談晚唐現實主義詩人的几首小詩	72
“春風又綠江南岸”	86
再談“春風又綠江南岸”	89
岳飞的詞一闕——《滿江紅》	93
愛國詩人陸游	99

从“沉郁頓挫”窺測魯迅的小說·····	107
魯迅在文史研究上的几点启示·····	121
讀《故事新編》札記·····	133
“足足”和“小小”·····	142
浪漫主义与文章气魄·····	144
詩詞的意境·····	154
詩情画意·····	164
“情語”与“景語”談片·····	178
簡談“意匠”·····	185
論文学的隐与秀·····	187
詩歌的声韵美·····	201
談文章的誦讀問題·····	209

沉郁的風格・閎美的詩篇

——為紀念詩人杜甫誕生 1250 周年而作

—

杜甫雖說以“詩聖”的聲譽影響着盛唐以後整個封建社會的詩壇，但在過去却因為無依，毀譽參半。他所創作的偉大詩篇，只有今天從思想性、藝術性各方面去發掘、分析，才全面地肯定了它的價值。我國在一千二百年前就已出現了如此偉大的詩人，值得我們為此而自豪。但是，在當時封建王朝的統治下，詩人杜甫的一生是坎坷的。他嘗說：

……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後世所云的“詩史”、“國經”，原都蘊涵着詩人杜甫的血淚與嘆息。在紀念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的今日，我

們也不能不悼念詩人的生不逢辰，因東風而寄意。

歐陽修《子美画像》詩中有句云：“……生焉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垂後，士無羞賤貧。”我們今天知人論世，會發見另一問題，便是：正由於詩人杜甫生世艱辛，才有條件一步步地走向人民，在他的詩歌創作里也才能够反映出當日的生活現實，取得偉大的成就。因此，我們可以說，杜詩的成就是詩人自己努力的結果，也是時代所賦予的，也是他從人民生活里汲取了滋養與力量。這三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二

大唐帝國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日趨尖銳化，終於釀成安史之亂，大河南北的人民橫遭荼毒。緊跟着的是藩鎮跋扈，互相攻殺，災難又推衍到長江兩岸。真正的文學藝術是生活現實的忠實反映，那樣一個特定的時代，激蕩着詩人杜甫那樣一種典型的性格，不能不凝成杜詩“沉郁頓挫”的風格。

盧世澐《杜詩胥鈔》大凡云：“子美最儻宕，自表其能，上之天子，謂：沉郁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皋，尚可跂及。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杜甫：《進雕賦表》）自東方朔以來，斯趣僅見。……至於閨房兒女悲歡，細碎情狀，盡寫入《北征》篇中，與經緯密勿，收京平胡，參伍錯雜，不復知有旁觀。固是筆端有胆，亦繇眼底無人。古之狂也肆，子美有焉。”這

样地评价杜詩，未为詩人知己。

《北征》詩里“况我墮胡尘，及归尽华发”以下，直到“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这一大段描写，分明是滿眼噙着泪水的苦笑，說什么“狂也肆”？此詩作于得罪之后，国家复兴有望，自己却生事难知，滿肚皮忧患牢騷，不吐不快，却又不敢尽情地发泄，所以凝成沉郁的風格。不知人論世地去探索这个沉郁，是領会不到杜詩的真处与深处的。

与此詩作于同时的《羌村三首》其二云：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嬌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繞池边树；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也是一片沉郁之思。說的是：“迫偷生”，“少欢趣”，“煎百慮”，句句沉，字字郁。“賴知”以下四句，仅仅是用沒有实现的幻觉以强自寬解之詞，表面上像是超脫，骨子里仍然是沉郁。

提出这个“沉郁頓挫”来，虽是杜甫对自己詩賦風格的自知处；但他当时所說的“沉郁”，近于所謂“詩教”的“溫柔敦厚”，还是属于为封建統治者服务的范疇的。后来他一步步地走向人民，发展了他的詩歌，迫到发生了質的变化以

后，詩的風格就已形成属于另一个范畴的“沉郁”了。就是說，杜詩中日益明显的人民性使它固有的沉郁的風格日趋于深广。

試讀他的最有名的“三更”和“三別”。《新安吏》有云：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有母送”的描述出母子生离死别之恨，“独伶俜”的又是茫茫然地无堪告語。青山脚下，白水东流，水流呜咽，和人們的哭声搅成一片。用一个“犹”字象征出伤别的声容，用一个“暮”字烘托出悲凄的背景。沉郁之深来自詩人同情之广。

《潼关吏》有云：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魚。請囑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仁者之心，共言藹如。《石壕吏》有云：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省却了千言万語，也蘊涵了千言万語。两个加重語气的“一何”，傾吐出詩人对那拉壯丁的胥吏无比的憎恨和对那被凌逼的老妇无比的矜怜。

《新婚別》結句云：

仰視百鳥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錯迕，与君永相望。

又出比兴，言如己出。倘若不是对天下人民有休戚与共的誠款，怎么可能写得如此的沉至？“与君永相望”，情兼怨怒，表现出松柏为心；“大小必双”四个字愈旋愈深，几于一字一泪了。

《垂老別》有云：

孰知是死別，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聞劝加餐。

分明是“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却仍然要知寒劝飽。从上面的一句“岁暮衣裳单”，更深入地写下这般的老夫妻相怜共惜，深也是从广中来，它在概括着天下万姓的无辜。《无家別》有句云：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

想起生前，念到死后，母子之情，抱恨終天。因此接着写出：“人生无家別，何以为蒸黎？”詩人在这里提出了控訴：此誰之咎歟！

詩人杜甫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去考虑問題的。写“三吏”、“三別”的时候是在安史乱后，他对这个复国战争并不像以前对那些侵略外族非正义的战争那样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了。因此，在《新安吏》里又写出：“况乃王师順，撫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在《新婚別》里又写出：“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在《垂老別》里又写出：“男儿既介冑，长揖別上官。”这些矛盾在詩里得到了統一，統一于詩人对祖国人民热爱的思想感情。

閱其中者肆其外，杜詩沉郁的風格正从它的人民性的深广中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构成杜詩沉郁的風格的主要条件，也是杜甫終于成就为一位偉大詩人的主要原因。

杜甫在身陷长安之际写出有名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濺泪，恨別鳥惊心。烽火連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渾欲不胜簪。

热爱祖国 的思想感情使他一下笔就写出了“国破”惨景。山河虽在，物是人非。“城春草木深”，本是春意盎然的描写，此时此际，反而成了增添国破家亡之感的景物了。一个“深”字，不只是写出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深孕着“侧塞被径花，飘飏委墀柳”（《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四），“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哀江头》）一般的慨叹。人既感时，才见花开而溅泪；人因恨别，才闻啼鸟而惊心。花鸟都是春光里娱人之物，这时都变为撩人愁绪的种子；从反面这么一逼来，把诗意按抑得更深沉了。

另如《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万方多难此登临”句中的一个“此”字，不但点明此时此地，还概括了此人此生，一唱三叹，感慨万端。颌联借登临所见，透露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人世沧桑的深慨。这样从思想感情的深处去炼字锻句，就不会流于形式主义了。“可怜”、“日暮”、“聊为”等辞，伤心已极，亦沉郁至极。

古人从沉郁顿挫论杜诗的，大不乏人。例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论词及诗，以沉郁顿挫为纲领，像是深得此中三